



苹果文丛
中短篇小说集

飞越云之南

FEIYUE
YUNZHENAN

薛舒◎著

反映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城市
与人的关系变迁、沉浮，现实、历
史和文化的变化以及揭示人性、揭
示传统流失……

 吉林大学出版社

苹果文丛
中短篇小说集



飞越云之南

FEIYUEYUNZHINAN

薛舒◎著

吉林
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越云之南 / 薛舒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 5

(苹果文丛)

ISBN 978 - 7 - 5677 - 0090 - 1

I. ①飞… II. ①薛…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1974 号

书 名: 飞越云之南

作 者: 薛 舒 著

责任编辑: 朱 进 责任校对: 庞 琦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84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0090 - 1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北京东光印刷厂 印刷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自序：什么是小说

什么是小说？如果这么提问，不少被冠以小说家名头的人，也许会哑然，随后失笑。什么是小说？或者，小说是什么？这真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高深的问题。我无法用一个高度概括的句子，或者一小段精确的文字描述小说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小说，但我想，我可以说出，什么不是小说，诸多诸多，好比：故事不是小说，传记不是小说，纪实不是小说，回忆录不是小说……

想起一段名人对话的内容，说两位艺术家为一个行为艺术作品争论不休。这个行为艺术作品是这样的：一本《西方美术史》，和一本《中国美术史》，把这两本书放在洗衣机里搅拌，历经了一次普通的清洁工作后，它们变成了一堆碎纸渣。然后，把这堆碎纸渣放在艺术中心的展柜上，行了，各位，来参观吧，这就是我的作品。

两位艺术家的矛盾出现了，甲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作品，他妈的，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他用很粗暴的方式，就这么扔在你面前！

甲艺术家用传统经典国骂“他妈的”来表示，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就在于粗暴。

乙说：那你用别的两本书呢？也可以吧？

甲说：这样浓度就没有了，这件作品是有浓度的！

乙说：可是你必须告诉我这是一本《中国美术史》和一本《西方美术史》的搅拌物，你不告诉我，我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本《金瓶梅》和一本《生理卫生》课本。

甲说：那你就对艺术缺乏诚意了！

……

我无意用这个例子说明小说的概念，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艺术，有时是

很个人、很没有明确意义的东西。当你用艺术去规范人类的道德，去创造一种具体的价值，这时候，艺术就不再是艺术，而是手段、机器、商品。

无疑，我认为，小说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学艺术。

那么，究竟什么是小说呢？刚好提到美术史，那就这么说吧。比如，当我读到王安忆的时候，我觉得，我欣赏到了精美的苏绣，那是针针线线、密密扎扎勾勒出来的画幅；当我读到汪曾祺的时候，我欣赏到了写意的市井水墨画，烟雨市声，飞短流长，美得浅白而朴素；当我读到卡夫卡的时候，我看到了灯光下的投影，变形的影子，似是而非，被拒绝承认是真实，然而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真实；当我读到托尔斯泰的时候，我看到了巨幅的情境油画，表情、姿态、气息，溢于言表；当我读到海明威的时候，我看到了线条简洁的素描，清晰、明确，没有多余的一笔；当我读到乔伊斯的时候，我看到了透过皮肉直击内脏的X光片，人无具象，世界的背景一片漆黑……没有一部真正的小说，让我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如同镜子一样完全而完整地照出一个真实世界。

我们总是认为镜子反映的世界是可靠的，但镜子里的影像，在物理学中，叫做“虚像”。也就是说，当我们想方设法完全而真实地去反映世界的时候，那个反映出来的世界，恰恰是虚构的。而当我们用虚构的方式去描摹世界的时候，虚构的力量却超越了某种物质力量所无法达到的精神目标。

那么，什么是小说？至此，我依然无法说清小说的概念。我不知道什么是小说，但我想，也许我知道，什么不是小说。

这本小说集是由四个中篇小说和三个短篇小说组成，它们创作于2007年到2010年之间，那是我开始写作后最积极、最无畏的几年，我选了各种不同的题材组合在一起，青春、爱情、婚姻、家庭、城市、乡村……看到目录我甚至有些惊奇，它们如何存在于我这样一个生活得简简单单的人的躯体以及头脑里？因此我几乎不自信起来，虚构的拳头出击时，假如一不小心打偏，力量将会全然消解。那么，权且把这本书作为一次练习总结吧。

感谢出版社的奉献，这年头中短篇小说不好卖，纯文学展开翅膀却始终孤独地飞翔着，很少有人看到，其实这边的风景尤其好。

薛舒

2012年1月



目录

- 飞越云之南 / 1
少女舒畅 / 40
小乔剃头店 / 66
道尔顿症 / 100
从六楼窗口跳下去 / 143
第三者 / 162
女人俱乐部 / 179
后 记 / 197

飞越云之南

我们总是因为年轻而犯错，勇敢和鲁莽让我们的青春岁月充满痛涩，但我们依然真诚于生命与爱情，我们的过错，在于我们只把悲悯投入自己狭小的世界。可是，我们还是成长着，觉醒为时不晚，哪怕价值仅在旦夕之间。

——谨以刘苏的成长，送给为稚嫩的爱情而迷惘的青年朋友。

—

刘苏的母亲每次回忆起一些积年往事时，总是会提到沈伊杰：他从小调皮，怎么能做医生呢？也想不到走动走动，这孩子，谁家养的，就会像了谁家的人，总是少了点良心。

调皮的男孩选择了医学院，刘苏却总是无法想像那个身高刚够一米七十的瘦小男孩穿着白大褂，脖子里套着听诊器时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在她的印象中，他总是那样黑而瘦，尽管他向来喜欢侍弄猫狗动物，但刘苏依然无法认同他是一个医生的事实。她总是想象，他站在手术台边面对着一具躯体时，会不会想到，握在他手里的刀一旦落下，这具躯体便面临了生或者死的选择。掌控生死的，是黑而瘦小的男孩，他经历过致死病人的手术吗？病人的家属打上门来时，他会躲避吗？……

十年前的那个夏夜，沈伊杰在暴雨中把刘苏背到医院，然后，在清晨到来前消失无踪。几天后，刘苏收到了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录取通知。那是预料中的结果，并无多大欣喜，艺术科目的提前考试早已在文化考前



结束，刘苏顺利拿到专业合格通知，然后便一头扎进高考复习中。那段日子，她不再背着一架一百二十贝司的百乐牌手风琴坐在弄堂口使劲地拉，拉出一阵阵风车旋转的咿呀之声，每天傍晚，暮色中的《西班牙斗牛曲》或者《土耳其进行曲》也不再响起，一张张揉成团状的练习卷堆积在书桌下的废纸篓里，卷子上的字迹凌乱潦草。

一墙之隔的另一家屋子里，同样寂静无声。沈伊杰趴在一张八仙桌上，课本叠成一只硬质枕头。他睡着了，眼皮耷拉着，口角有一线微笑流露，浓密的黑发压在一本《生物学》，深绿色的封面上，一滩潮湿的汗迹正化解而开。

还有三个月，弄堂里的房子就要拆迁，大部分人家已搬走。刘苏的父母住到了远在浦东的新居，沈伊杰的新家，在更早的时候已搬到了上海西部的莘庄。老房子里只留下两个高三的学生，因为就读的中学在附近，他们不希望把大量时间丢在每天从新居来回的路途中。大部分家具和设施已搬走，只留下可供正常生活的简单用具。弄堂里已少有人气，初夏的夜晚已显闷热，蒸腾的空气使整条弄堂保持着虚假的喧嚣，偶尔有留守的人坐在夜色中乘凉，摇着老式蒲扇，孤独而落魄。这夜中的静谧，便有了一些强制冷静之后的躁动。入夜，尘埃终于消停，空气接近凉爽，有微弱的风吹过，一些搬空的屋子未有关窗，便有窗框碰撞与摇摆的声音响起。这片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集人口的居住区，在夏季到来之前，忽然变得静寂异常，灯火寥落处，二十三号和二十五号两个门洞里，却常常彻夜明亮。

高考结束后，他们终于各奔东西。他收到了医学院的通知，黑而瘦小的男孩要去当医生了。四年后，刘苏成了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沈伊杰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实习。虽然医院离刘苏的中学不远，但他们似乎没有见过面。

秋季到来时，全校教师做了一次例行体检，报告出来后，医务室通知刘苏去医院复查。身体里的任何异样，都逃不过精密仪器的探究。刘苏并未惊异，多年来，下腹部的隐痛让她确信在一次曾经的简陋手术中，她的体内留下了病灶。疾病并没有隐蔽自己，她已与它们捻熟。她常常喜欢抚摩垂在肩头的梳成麻花的长辫子，曾经粗壮黝黑的发辫，近日掉落严重，麻花日渐柔软细小，但依然长，长至前胸。

作决定的时候到了。

黑瘦的少年在眼前晃动，他有一双细长的手臂，尽管瘦削，但依然在初出少年时长出了浓重的毛发。她抓住他的手臂哀求：不要丢了圆和方，哪怕它们只是一对野猫。可是他还是把它们装在一只白色的米袋里，挂在自行车的书包架子上。男孩骑着单车的背影在阳光下消失良久，白色米袋蠕动着，生命垂死挣扎的迹象已显露无遗。她知道，分别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她身后挽留，变声期刚过的男孩在叫唤，如裂开的竹笛：刘苏，别走，你别走啊！

冬季即将来临，南行计划迫在眉睫。

体检回来的那天夜晚，刘苏终于梦见了沈伊杰。很久远的年代，是古老的弄堂还未拆迁之前的少年时光，古怪精灵的男孩反复出现。穿着白色针织背心的黑瘦男孩跟在一只有黑白花纹的母猫身后爬上了屋顶，宝塔形的瓦楞草蒙着厚厚的尘土，从黑色的瓦片与瓦片交接缝里钻出硬挺的身躯。他与那只猫一前一后，弓着腰身疾步行走在坡度陡峭的屋顶上，紫色的宝塔草在他的脚下被碾倒，所过之处，便有湿润的汁液染得黑瓦更是片片漆黑，如破漏的屋顶新补上的洞缺。

他没有踩碎任何一片瓦，他像那只猫一样攀上屋顶，动作轻捷灵活，他轻手轻脚地越过围墙，然后便消失在了被屋脊遮挡的另一面斜坡上。几分钟后，他再一次出现，左手握成紧紧的拳头，向着站在地面上仰首观望的女孩挥挥手，带着一脸明媚的笑。然后，他从屋顶上纵身跃下。他居然从天而降，扑倒在了刘苏的跟前。她站着不动，她知道，他一定会站起来。果然，他在一片尘埃中爬了起来，拍打了几下身上的土，然后，握拳的左手伸到她眼前。手掌摊开，一只插着三根褐色鸡毛的毽子歪躺着，鸡毛零落散碎，针管样的根部有暗红的血丝渗出，如刚从一只活蹦乱跳的花公鸡翅膀上拔下，带着公鸡的体温，和尚未凝固的鲜血。

他看着她，得意地笑，眼睛里有黑色的亮光闪烁，如滴水的黑葡萄。

被踢到屋顶上的毽子回来了，即便它已成了残疾，但依然回到了刘苏手上。

他乐于为她做任何事情，哪怕拆屋子卸家具。

他只是她的邻居。

二

冬季，元旦刚过，飞机正向西南方向飞行。此行目的地，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滇南的一个边境小城，隔着一条红河，就是越南。从未到过如此边远的地方，在还未启程前，刘苏便想像着严冬季节里的中国南方，到底会是怎样的景致。

身着深棕色皮质夹克的男子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靠走廊。邻座陌生女子随后，他站起来让她，她轻声说谢谢，并不看他。女子身着乳白色毛衣，菱形花纹，长发编成一根稀松的麻花垂在脑后，脸色有些苍白，眼睛里有薄雾。谢鹏只看了一眼，便不再注视这个陌生女子，盯着人家看是不礼貌的。坐下后，她便把头扭向窗外，他顺着她的视线看去，旷阔的机场边缘，枯黄的茅草长过半米，冬天已到纵深，元旦刚过，每年的这一日，谢鹏都要飞去云南。

东方航空公司的客机向着昆明行进，皮夹克邻座男子在看一份过期的报纸，尽管端坐，但依然可见高大的身型，沉稳的体态。机舱里空气浑浊闷热，刘苏闻到了熟悉的香水和烟草交织的气息，机舱外绵卷的白云柔软深厚。感觉不到速度，没有对比的绝对速度，便是静止不动。虽已凌空，周遭却充满人世的嘈杂喧闹。刘苏已换了三次坐姿，小腹内有隐隐疼痛牵引而出。空姐送来饮料，她要了咖啡。邻座男子抬头，从空姐手里接过装满滚热咖啡的一次性杯子传递给她，她点头感谢，他亦微笑，眼光与她对视，细长的眼里似是万里无际，黑色的瞳孔，如滴水的黑葡萄，深不见底。

一瞬惊悚，黑瘦的男孩看着她，用探询的声音尝试着让她靠近：刘苏，过来，快过来啊！

刚过变声阶段的少年，粗劣的嗓音犹如开裂的竹笛，泄露了勇气，却充满亢奋与激情。夜色中，他的眼睛亮得如同两粒黑钻石，她抵挡不住这诱惑，一种来自生命原质的最朴素的诱惑。他并未刻意引诱，她却被诱惑。

邻座男子开始与刘苏搭话：第一次去云南吗？是旅游？

刘苏摇头，轻声回答：第一次，但不是旅游。

他继续说：云南很美，如果是第一次去，那我给你介绍几处最漂亮的景致。

刘苏轻牵嘴角微笑，婉言拒绝：不想在别处逗留，到昆明后直接搭长途车到河口，一个援助教学项目，只是还没有确定，究竟在河口待十天，还是十个月，还是一年，或者，永久滞留。

话说出口，刘苏便感觉自己过于学生腔的发言显得虚伪，现实的人们总是把真诚的表达看作是虚伪的掩饰，但她是真实的，与陌路人的攀谈一开始就显坦诚，因为不需担负责任，便可以竭尽释放，即便说错什么，也不必为无法挽回而懊恼羞怯。他不介意，惊异问道：为什么没有确定的时间？

刘苏笑了，咧开嘴角，露出歪斜的虎牙，这使她的面容显得天真无邪：每一个人的生命期限本就未知，不是吗？

她改变不了话语里的不确定意义。他似乎理解，但并不确知她的所指。

去云南的任务是刘苏努力争取得来的，刚过元旦，没有人愿意在节假日期间远走他乡。刘苏终于获准出发，时间紧迫，便竭尽简单。带两套换洗衣服，大量教学交流资料。匆匆行走，劳累必定，但这是她所热爱的生活方式。不必预测，不必准备，一切在迎头朝前的当口即刻决定接下来的那一步该怎么走。这种方式让她身处繁忙中，亦是陷落于漂泊，有着未知的任何可能。这个世界将发生什么？无须知晓，人因不知未来而盲目，盲目可以让人快乐，犹如绝症患者并不知只要跨前一步便是人间与地狱的界限，他便可以快乐无忧到终止生命。她常常这么想，力求无知无觉，那是产生快乐的源泉。况且，云南，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

他自我介绍：我叫谢鹏，退役飞行员，曾在云南驻留八年，这片土地上空的世界，我熟识已久。你呢？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苏，你是上海人？”她回答得竭尽简洁。

“是，上海人，虽然已经退役，但每年都要去一次云南，探望一位战友，而且必定是这一天。”

男人不再说话，他并不解释年复一年在元旦之后赶赴云南的真相。她

亦沉默下来，没有追问的习惯，耳里只有飞机隆隆的轰鸣。从椅子靠背里找出一本《香巴拉》杂志，精致的封面，刘苏开始阅读。有介绍红河地区风土人情的图文，照片中的哀牢山人家，居然有着欧陆风格的建筑。那是马帮走南闯北后回到家乡修筑的房子。异域格调的建筑并未引起她的关注，只是“哀牢山”的称谓，让她忽然陷于忧心忡忡。

他闭目沉思，她偶尔转头，看到他微微翕动的眼皮，那双黑而明澈的眼睛，被一层微薄的隔膜笼罩。他沉寂静坐，而非睡眠，不知没有休眠的头颅里旋转着什么样的声色思索。他让她感到亲切，却又恐惧，尽管她竭力坦然地与他对话，但依然无法使内心的惶恐消失。

元旦刚过，刘苏便踏上了飞向云南的旅途。校长说，只要十天，考察结束后就回上海，确定援助教学计划，春天后，将派一名老师赶赴河口，支教一年。刘苏说：我等不及春天到来的时候，这次，就让我去。校长同意了。一月冬季寒冷异常，裹着逼迫寒意，出发，虽是突如其来，但这是她所认为的最好方向。

出发前，她又去了一次医院。

三

“刘苏，过来，快过来啊！”黑瘦的男孩轻声却急切地召唤着她，她向着黑暗中的围墙边走去。

他正在解剖一只肚皮凸胀的母猫，黑白花纹的母猫因为怀孕而胃口奇大。几近搬空的弄堂已找不到几家有烟火气息的厨房，饥肠辘辘的母猫整日探询着所有发出食物气味的角落。那天傍晚，它终于找到了某一户破败的屋子里遗留的一只饭碗。饭碗里有一半块油饼，母猫狼吞虎咽，舔尽了碗里的每一颗碎渣，饥饿感并未消失，它继续寻觅。它拖着沉重的肚子走近刘苏家的围墙边时，天色已是漆黑。拌着鼠药的油饼终于通过消化器官的功能，毒性开始发作，它脚步踉跄，惨烈哀号。

“刘苏，过来，快过来啊！”黑瘦的男孩轻声而急切地召唤着她，她看到他捏着一把剪刀，刀尖刺向母猫突起的肚子，那里是一片覆盖着黄色尘土的绒毛，它四肢平坦地躺着，嘴角有白色的浓沫溢出，它睁着滚圆的

眼睛看着男孩，目光却涣散。

刘苏，快去拿缝衣针，还有酒精棉花，还要红药水，有双氧水更好。不对，先要一大盆清水，它中毒了，要洗胃。

女孩飞奔进屋，满屋子翻腾，家具已搬空，母亲把最后一个五斗橱留给她用。里面塞着棉被，换洗衣服，最上面的那只抽屉里，还有一个星期的家用。她把五个抽屉全部倾倒出来，只找到了一枚缝衣针，一段黑色棉线，没有别的。她拿着针线奔向围墙，跨出门槛时，听到了一声尖锐而剧烈的惨叫，然后，她看见他站起来，转过身子。他的脸上染着大片喷溅到的血污，他握着滴血的剪刀对她吼叫：还不快点啊！

她低头看他脚边，一摊红白混杂的皮毛堆积着，如被人丢弃的垃圾，擦过油漆的抹布，肮脏混乱地堆在墙角边。母猫死了，男孩说。

她低下了头，因确定是自己的过错而忐忑不安。男孩说：我是想给它做手术，打开它的腹腔，洗干净吃下去的东西，再缝上，它就可以得救了。可是，来不及了……

她开始极度自责，是她找不到手术需用的器具而让一只母猫死于术后的未及时缝合。她当然有责任，亦怕他严厉的怪罪，低头，眼泪夺眶而出。缺少人迹的弄堂里有入夜不眠的蝉鸣声响起，嘶哑而微弱。男孩抹了一把汗津津的额头，接过她手里的针线，开始缝合已经死去的母猫的肚子。

他捏起那摊破碎的皮毛，未冷却的身躯依然让他的手心里感觉到微弱黏潮的温度。忽然，黑暗中有一声叫唤，如破茧，积郁之后的冲击，虽是轻弱，但凛冽异常。是猫，小猫。她和他同时惊叫起来：小猫生出来了！

他们一起扑向破碎的母猫那摊已停止声息的躯体，黑暗中，他们看到了两团蠕动的绒球，血淋淋的绒球。

他们得到了两只生命力旺盛的小猫，都是黑与白的花纹，一公、一母。

他们为母猫起名叫圆，公猫叫方。很奇怪，圆更亲近沈伊杰，方却整日缠着刘苏。他们开始把晚餐合起来吃，刘苏的伙食费略微多过沈伊杰少许。他们常常把寸宽的带鱼或者细小的野生鲫鱼做得焦糊不堪，但方和圆，却日渐强壮起来。他们商量着等夏天的高考结束后，把方和圆带到新

居去。可究竟带到浦东的刘苏家，还是莘庄的沈伊杰家？或者，她带方，他带圆。但是把方和圆拆开总是残忍，他们究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半年后，他们终于完成了高考。父母拒绝把方和圆带去新居，哪怕只带其中一只，也不能通融。

他们在弄堂里拖延着日子，直到推土机压塌了仅隔一丈的二十一号的墙壁。他们终于各奔东西，他们丢掉了方和圆，从此以后，那两只没有母亲的幼猫不知所终。

四

已过午时，空姐依次送餐，刘苏闻到了饭食的香味，有饥饿的感觉。谢鹏说，航程已过半，从上海飞往昆明大约有三千公里，需要三个半小时。那是他多年前掌驾着某一架战斗机在空中翱翔的实战经验，与机长起飞时播报的航程相差无几。

他在看她，她迎接住他的目光，对视，漆黑的瞳孔，如滴水的黑葡萄。她蒙着薄雾的眼里升起隐约的惊惧。

刘苏转过头看机舱外，没有云，晴空碧蓝无际，已是万米以上，低头，看到的是大片红色土地，浩渺广袤，红到血腥，宽广到没有边际的红，犹如原野上盛开遍地的红叶草。

腹部有沉坠的疼痛袭来，远离土地，缺乏依靠的惊慌感骤然而生。刘苏闭上了眼睛。

她宁愿这对视的目光是一种憎恨，这比冷漠更让她感到欣慰。所得与所失，被几经绝望而又重生的人忽略。她已把他遗忘多时，此刻在身边的陌生男子，却又把她带回久逝的过往记忆，却毫无温暖的反馈，似医院的最后一见，如同任何一个医生对待一名普通的病人，点头微笑，擦身而过。

他已是这所医院里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十年前，他曾经为一只母猫动过一次手术，母猫死了，他却挽救了两只小猫。后来，他还为一个女孩动过一次手术，那时候，他连医学院的录取通知都还没有拿到。女孩活至今日，却看到了生命的极限，久远的创痛依然留置在身体内部，她不容置

疑地憎恨一个退缩的男孩，虽然他并无能力承担一切，但她以为，他应该承担。

刘苏在住院部门口的值班医生排名表上看到了他的名字，沈伊杰排在周三。每个星期三，他把二十四小时全部放在医院里度过。她轻轻敲击值班室的门，里面朗声回答：请进。

她站在门口，举棋不定，不知是否该推门进入。里面的声音再次传来：谁？进来吧。

然后，是凳子移动的声音和走向门口的脚步声。她拔腿奔跑，没有勇气与他正面相对，她逃跑了。他在门口看到的是人流不息的走廊，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有迎面等候的人。

巡查病房的时候，他被众多实习医生簇拥着穿梭进出。她从走廊一头低头走过，她看见他迎面走来，白大褂，白帽子，领口露出蓝色衬衣领子。他没有戴口罩，脸部皮肤黝黑，却没有汗水的痕迹，干净、健康的肤色，目光镇定，不断回答学生的提问，偶有思索而皱眉。他已与她走近，她看住他。他眼光轻扫，点头微笑，擦身而过，嘴里依旧在说某一病例的治疗方案。

她回头看他的背影，并不高大的身材，却终是比少年时代壮实了几许，肩膀和背脊变得宽阔厚实。时光何其漫长，时光何其短暂。

她笑了笑，默默自告：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许多年过去了，她又怎能毁坏他已经构筑起来的正常生活？

她喘了一口气，尽力缓和情绪，然后，转身离开。身着白大褂的男人已被拥进病房，中央空调使整个住院部温暖如春，角落里的木架上，盆花正开得盛烈，橘黄色的天堂鸟，仰着细长的脖子裂开几片尖细的花瓣，中心有一穗花蕊倾吐而出，缀附着的黄色花粉扑簌跌落，妖娆异常。

五

飞机依然前行，刘苏低头，双膝上的《香巴拉》杂志正翻在迤萨古镇这一页。沉下心开始阅读：

“屹立在哀牢山中的欧式古镇迤萨有着奇妙的风情传统，这里的人们

打通了滇南第一条通往东南亚的马帮之路，迤萨人，走出了滇南旅居国外的第一代华侨……”

文字旁边的照片上，古老的青砖洋楼溢散着陌生的气息，这里洁净、冷清，高大的围墙阻隔了房内与外面世界的接洽。刘苏继续阅读：

“迤萨”——彝族“仆拉语”意为“干旱缺水的地方”。为了寻找新的生存之路，迤萨的商人们相约赶着马队，驮着本地生产的衣服、丝线、土布等日用品，开辟了一条从这里通往老挝、越南、缅甸等国的马帮路，这里开始与外界有了贸易往来……”

“赶坝子的男人把女人留在家里，守着活寡的女人们艰辛地生活一辈子，依然接纳在外已娶妻生子的男人，甚至把男人与外妻的照片挂在家里的墙壁上，以解思念之情……”

照片上的女人已苍老到皱纹丛生，冷寂的生活未有让她们改变穿着绿、佩饰缠宝的习惯，亦许，她们始终在等待着外出的男人在某一个毫无预料的日子忽然归家，她们为此而终生粉彩锦衣装扮。

哀牢山的故事，果真有着无法拯救的哀伤。

读到这里，刘苏停下。开始猜度，寂寞的女人们，是因无奈而博爱，还是生就漠然无知？

飞机已在下降中，腹部有钝重的痛感，双腿麻木，长久不变的坐姿使腿脚近于浮肿。问空姐要了一杯热水，从包里拿出各种药瓶，吞下大把药片，片刻后，身躯开始有眩晕的虚空感，如抽去了感知的皮囊，疼痛离得遥远，幻觉依次出现。身边的人，影像模糊，他是谁？他是否拥有一个她久已不涉却熟悉已久的怀抱，那个怀抱始终停留在生涩的少年时代，骨骼分明，缺少温柔，却激烈异常。她微合双眼，进入半眠，想象自己深陷于咯着她的脸庞生疼的胸怀。她竭力睁开眼睛，但她依然在做梦。黑瘦的男孩用坚硬的怀抱紧拥着她：刘苏，知道吗？我爱你，我们可以离开这里，等念完大学，我们到很远的山里，云南，好吗？没有认识我们的人，你教书，我开诊所……

承诺下得轻易，终究未有付诸实现。他提前行使了一名医生的职责，在他还未成为一名医生之前。血液顺着他黑瘦的手臂滴落，裸着的身躯暴露出丑陋的本来面目，胸口疼痛异常，躯体亦然。他终于没有牵起她的手

奔向他曾经预设的很远的山里，现在，她独自一人奔赴云南，她教书，没有人和她站在一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一家小小的诊所，在破陋的学校里教书，衣食贫瘠，却简单快乐。那是一场梦。

思绪纷乱，眼眶里有热辣的水分溢出，独行是为了纪念少年时代的梦想，或者并非如此，她只是要逃离。

回忆伤及疮疤，眼泪竟不自觉地流下，旁若无人，即便是在谢鹏的注视下。他递给她一张纸巾，轻声关切询问：是否身体不适？飞行员优异的视力使他清晰地看到她刚才吃的大把药片里，有一种贴着“他莫昔芬”标签的塑料铝箔包装白色药片，那是他曾经见识过并且有记忆的药。

她接过纸巾，没有说话，亦不加解释，只是扭头看着窗外。飞机在降落，俯瞰大地，城市在午后的烈日下闪耀着晖金的色彩，地面上一片片红色砖墙的房舍整齐排列，远处茂密的植被，在日照下反射出油绿的光芒，葱茏浓郁的绿色山冈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冬季的西南春城，竟是毫无冬季的萧瑟。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么现在，她已真的离开了上海？脑子忽然清醒，下腹的疼痛逐渐消失。

飞机停下，所有的旅客起身开行李箱拿包裹。刘苏和谢鹏同时站起来，他替她从头顶上的行李架里拿下小箱子，转过头问：出机场后去哪里？

男人细长的眼睛里，竟有了一丝隐约的忧伤，黑色的瞳孔聚集着一些水分。一个男人的忧伤，竟是湿润的。

昆明已在舱外，这个城市正以盎然的春意迎接他们。

六

清晨醒来，刘苏以为自己还在上海的家中，因为同样的寂静，在刘苏那所狭小的房子里终日充斥。她闻到了陌生的气息，有潮湿的风吹进窗棂，居然是温暖的。可这是冬季。

忽然想起已在昆明，因着西部城市的地理位置，清晨六点，窗外的天色依然漆黑。上海的此刻，冒着烟气的早点摊子前定是站满了赶上班的人，人们手里捧着大饼油条、糍饭生煎，边赶路边努力地咀嚼。清晨的空